

蛻



驟雨



麗娟審核完手邊最後一筆帳目，抬頭看了一眼牆上的時鐘，九點正，該出發去補習班接小傑了。她打開抽屜，仔細地把桌上的資料收進去，帳本疊放在中間的大抽屜，再把傳票用迴紋針按日期分類夾緊，放入右手邊第一個屜子裡。文具則整齊地插回筆筒，修正液，尺和筆，各有歸處。

像許多灰姑娘的故事，從高職會計科畢業的麗娟，最初是應徵到公公經營的鞋業進出口貿公司當實習會計，她細心謹慎的會計工作者特質得到公婆賞識，不到二十五歲就嫁給了正明，夫婦倆接下公公的事業同心經營。二十多年過去，如今公司也算小有規模。儘管已經請了會計和出納，麗娟每個月底仍要求會計部門把所有帳本讓她過目。



離開公司開車到補習街至少要三十分鐘左右的車程。平常不到公司看帳的日子，麗娟總是會提前一點到，她和小傑約在衡陽路和襄陽路的交口，小傑補習完數學下課，走出來不到十分鐘。國二的小傑，已經長到一百七十公分，在同儕中個頭不算小，她可以很容易的在人群中尋到他，這常令她覺得有一種小小的，虛榮的滿足。

麗娟才剛找到位子把車停妥，就看到小傑遠遠地走著，她按了一下喇叭，小傑反射的目光尋了一下，看到媽媽酒紅色的車，很有默契地走了過來。





小傑是全家的生活重心，歡樂的泉源，自然也是心肝寶貝。但他從小體質異常，上幼稚園前幾次氣喘病發都把全家人折騰得魂飛魄散。麗娟也因此不再工作，全心待在家照顧孩子。

聽說學游泳、做適當的運動可以增加孩子的肺活量，改善氣喘的體質，剛好他們居住在內湖的新社區內附有游泳池，要運動很方便，所以麗娟就帶著小傑學游泳。小傑喜歡水，游泳學得很快，教練說他的蛙式游得很標準。

九歲那年暑假，麗娟邀小傑的好同學偉文來社區一起游泳。炎熱的天氣，加上正值放長假，社區內的大小朋友來了不少。游泳池內感覺比平常擁擠。但小朋友們無法好好游泳也無所謂，打起水仗也玩得不亦樂乎。



驟雨



隔天，小傑起床後直嚷著眼睛好癢，張不開，他不斷地用手揉眼睛。麗娟仔細看他的眼睛，眼白的部分有點紅，眼眶周圍掛著眼屎，眼睛不斷眨呀眨，彷彿還帶著淚水。她想起昨天小傑在池裡玩時並沒有帶蛙鏡，怕是感染了什麼細菌，吃過早餐，趕緊帶去看眼科。

醫生證實小傑感染急性結膜炎，看診時他小小責備了麗娟的疏忽公共衛生，並開了眼藥回家點。麗娟不敢掉以輕心，一整天按時注意幫小傑點眼藥。沒想到一場惡夢自此開始，讓正明夫婦差點失去小傑。

就在點了眼藥的第二天中午，小傑突然開始發燒，手腳長出了小水泡和紅疹，並喊著喉嚨痛。麗娟仔細檢查，發現他口腔內出現潰瘍的情況。嚇壞了的



麗娟當下決定把小傑送到醫院掛急診，並用電話通知在公司的正明，要他趕緊過去。

在急診室中，年輕的醫生詳細的檢視著小傑，不待醫生開口問病情，麗娟霹靂啪啦一口氣就把小傑如何在游泳池感染急性結膜炎點了幾次藥，這兩天吃了什麼東西全告訴醫生，只求趕快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聽完娟的描述，醫生說有很多可能性，可能是細菌感染，也可能是感冒了。由於發著燒，醫生建議先住院觀察一陣子。在幫小傑辦住院手續時正明才趕到，看到寶貝兒子躺在病床上，正明有點動怒。

「醫生怎麼說？」



驟雨



「他也說得不清不楚，只說先住院觀察，試著用藥先把燒熱控制，並可能要做細菌培養，看看能否找出病因。」

「妳是怎麼看孩子的？」正明低著嗓子責備著麗娟，而麗娟看著小傑，眼眶忍不住紅了。

接下來是連串的檢查、抽血驗尿和等待報告。麗娟趁著正明還在時，到醫院外的對街便利店，隨便買了一些日用品，這一趟，不知道要耗多久。

小傑很快被送入加護病房觀察，麗娟只被准許進去探望一次。但那晚麗娟仍待在醫院，半睡半醒。



第二天，麗娟和正明一直等到近中午才得以進去看一下小傑。看到小傑模樣，夫婦倆難過和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小傑的水泡和紅疹幾乎長滿全身，難受得一直唉哼，卻又呈現嗜睡的情況，整個人看起來昏昏沈沈。

下午再進去，情況更惡化，皮膚上的水泡開始潰爛。麗娟呼喚小傑時，小傑懨懨的，一直喊：「媽媽，好痛！好痛！」。原本俊秀的小臉，如今只可用面目全非來形容。醫生下了抗生素，快兩天了，卻好像一點也遏制不住情況。再問醫生，也只得到還在檢驗的回答。

出了加護病房，麗娟止不住哭了起來，「怎麼會這樣呀！到底要怎麼辦？」



驟雨



「我看不能再拖了！看樣子這邊的醫生不行。」正明決定要轉院。

「等明天一大早我就辦手續，妳先回去休息，這兒我待著就好，明天妳早點過來。」

「妳多少要睡一下，小傑還不知道會變成怎樣，不要自己先倒了。」

麗娟只一跟勁的搖頭，她怎麼走得了？小傑在裡面受著折磨呢！

他們決定把小傑轉到敦化北路上的一家大型醫院。



小傑再被安排進入加護病房。可憐的小傑，幾乎已經體無完膚，現在非但無法吞嚥，連小便都疼痛困難。

又是一串的檢查，醫生出現了，「小傑身上的皮膚損傷面積達百分之九十，我們必先把他轉進燒燙傷中心的加護病房，我們懷疑他得的是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

「這是什麼病？怎麼會得到的？」夫婦倆面對的是一個從來沒聽過的名詞。

「它是因使用藥物引起的不良反應，小傑的情況是比較嚴重的毒性表皮壞死溶解症。請你們回想一下，小傑在病發前有沒有用過什麼藥？」



驟雨



「他兩天前得了急性結膜炎，醫生給開了眼藥水。」

「還有剩餘的藥嗎？我們要看一下裡面是什麼成份。」

「有！」麗娟要正明趕緊回家拿藥袋。

藥袋拿來後，謎底很快揭曉。眼藥水裡的成份雖然都是一般治療結膜炎的常用藥，但是，可能是其中一種磺胺類藥品叫Sulfisomezole的藥，導致了小傑的不良反應，引起史蒂文生強生症候群。



「這種不良反應通常是在用藥後一周至一個月內發生，小傑發病的時間和惡化的速度非常快，這可能跟他的體質也有關聯。我們已經開始用類固醇和抗組織胺進行治療，看看能不能先把情況控制住。」

「治療需要多久的時間？」麗娟問。

「這說不準，一般來說年輕的人痊癒所需時間較短。小傑還小，我們需要再觀察幾天，只要病情能先控制住，後面就比較樂觀些。」

「最壞的情況是什麼？會不會...」正明說出了內心最深的恐懼。他不敢提到那個名詞。



驟雨



「我只能說，這是一種可能威脅生命的藥物不良反應，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隨時都可能出現危險期，我們會全力救治。」

醫生最後的一段話，讓麗娟幾近要崩潰。怎麼會是小傑？這個他們夫妻千求萬求才得來的唯一的兒子。她不顧走廊上來來往往的人，嚎啕起來；正明紅著眼，默立在一旁。

接下來的是似乎無止盡的煎熬和淚水。麗娟每回進去看小傑，都小心翼翼地靠在他旁邊，深怕碰到他的皮膚。她的小傑像個易碎品，不，像個玻璃娃娃，她真的好渴望可以抱抱這個受苦難的孩子，卻是不可以。小傑承受的是一種她無法想像和體會的磨難。母子若是如人所說真能連心，就把小傑的痛全部分給她吧！



「媽媽，我是不是會死？」

「你不會的，媽媽一定一定會救你！你不要怕，要勇敢，媽媽一直陪著你。」

「我真的很難受，好想死了算了！媽媽，妳一定可以救我嗎？」

「一定！」再也無法在孩子面前偽裝，麗娟的眼淚決了堤。

「媽媽不要哭，妳要救我我就不想死了！」

出了病房，麗娟仍然無法自己。醫院的一位社工看到她，走過來拍了拍她的肩膀：「要堅強！加油！」



驟雨



二個月後，小傑的體溫才真正平穩下來。醫生說他的體表傷口面積減到百分之二十，最危險的階段算是度過了。當宣佈可以轉入普通病房繼續治療時，麗娟忍不住跪在地上，感謝上蒼。

再住了一個多月，小傑才得以出院。由於受傷的皮膚會萎縮，小傑必須長時間穿彈性衣，並定期到醫院門診追蹤治療。但比起前一陣子的經歷，這些已經算不得什麼了。

驟雨



「我們補習班數學老師今天講了一個笑話，說有一個愛喝酒的動物管理員發現一隻大象在咳嗽，就給了他一口酒喝，結果第二天，他發現所有的大象都在咳嗽。好好笑！」小傑有父母全部的愛，是個樂觀的孩子。她聽過他在和好同學談起自己的經歷時，形容當時的情況是在「蛻皮」，他甚至說，「你們都不像我，我是換過新皮膚的喲！」。

麗娟載著小傑往回家的方向駛去。是呀！不止是小傑，她和正明在那段時間，也都經歷一場生命的蛻變，現在他們是一個全新的重生的家庭。